

短篇小说集

树 椰 活

吴德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短篇小说集

树 椰 活

吴德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挪活 / 吴德文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059-9823-0

I. ①树… II.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0614 号

树挪活

作 者: 吴德文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胡 笋

责任编辑: 李 媛 贺 希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8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he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823-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一日，路过珠三角一个科技园的时候，看见绿化带里一棵大树十分眼熟，走近一看，哑然失笑：这不是家乡的树吗？上面好像还有我们儿时的刻字。千里迢迢，树也挪过来加入到我们打工的行列？

当然，树不是来谋生的，它们是来美化环境的。与本地树一样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汲取着相同的营养和水分，没有被歧视，生活得很强壮，棵棵都枝叶茂盛。这就不能不让人感慨：现时社会，树挪都能活，何况人呢？人挪肯定也能活。

八十年代初，英明领袖邓公在南方画了一个圈，打开一扇改革开放的窗，给珠三角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也给我们内地的多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条谋生之路，内地许多人便往珠三角挪过来。

我是其中的一员，在外打工近二十年，成了打工族。现在的身份有点尴尬，说是农民，不在种田；说是工人，没有工人的地位和福利。就是马克思再世，他也得重新思考一下如何给我们这些打工者定位。于是有了这本打工者的书。有了打工者的爱情小说《守望》《没有爱情的城市》《梅花渡》《你快乐，我快乐》；小人物的悲喜《老刁的忧虑》《莫聪明的生财之道》《下岗工人老胡》《钢针穿肉》；《老叔在北京》中的老叔及爷爷让人肃然起敬……

想当初，我们来到珠三角找工，风餐露宿，被公安，防暴队，联防队，镇村治安队查三无人员，查得象剿匪一样东躲西藏：如被抓进收容所，那每个人得花两三百元（相当于内地一个半月的工资），让老乡一早排了长队去赎人。没

有人去赎的，送去修铁路或一些工地做工，挣够了路费，再遣返到原户口所在地。后来出现孙志刚事件，才校正了找工者的待遇，有了《凶器》；四川地震，震醒了许多人，有了《后盾》；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也伤到了我们许多打工者，有了《今日不用再奔跑》，《试用期不合格》；珠三角很早就出现了民工荒，有昧着良心的人贩子到边远的山区带出童工，出现《膀胱功能失调》；打了半辈子工的乡下妇女，挺直了她们的腰板，有自己的追求，她们的心境就像《太阳出来红艳艳》；农民工要求不高，觉悟不高，因此很受世界加工厂的欢迎，我们的本科生又如何给自己定位呢？请看我们的《本科生》；京漂女不守潜规则，结束了《替身》的京漂生活……

在外谋生，虽然含辛茹苦，百般艰难，但我相信个个都有种，都能活出模样来。

当今太平盛世，树都能挪活，何况人呢？

就以此话，为我们每位在外谋生者共勉。

是以记。

作者谨字

2010/7/10

目 录 CONTENTS

守望·····	1
没有爱情的城市·····	9
梅花渡·····	21
老刁的忧虑·····	34
莫聪明的生财之道·····	41
下岗工人老胡·····	47
钢针穿肉·····	53
老叔在北京·····	60
你快乐，我快乐·····	70
大嘴·····	78
忠诚卫士·····	86
非典时期·····	90
最后一座桥墩·····	104
给你一道选择题·····	117
凶器·····	129

后盾·····	139
今日不用再奔跑·····	151
试用期不合格·····	160
太阳出来红艳艳·····	168
替身·····	175
本科生·····	186
膀胱功能失调·····	198
售车小姐的烦恼·····	208
杜鹃花·····	220

守 望

蒸品屋的老板十年来换了五茬。然而一个顾客十年如一日的光顾，从来不换餐厅。在邻店看来以为这个顾客是店主。

这个顾客每日两餐地入内，在门迎的鞠躬下便直走到自己的位置。他的位置临街窗户边上，客人可以一边就餐一边欣赏街景。这个位子，即使蒸品屋的生意再火爆，中午 12:00 下午 18:00 都要竖立一个“留位”的牌子，永远属于这个顾客的。这是蒸品房的老板给这位顾客的专座。如果有哪位好事者发现了这个顾客代其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那么他将成为十年来专入一间饭店专坐一个位置的记录创造者。就算对这个店的贡献，他中餐 10 元，晚饭 10 元，一个月 600 元，一年 7200 元，十年就为蒸品屋贡献七万元。这个人就是德盛公司的电脑工程师朱月年。

十年前他入这个店时二十二岁，今年他已经三十二岁了。三十二岁，身边没有多一个人，还是单身。了解他家境的人知道，他的家在内地的农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他是独子，三个人的月工资总合近万，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然而这样一个家庭，这个独子却迟迟没有给他的父母带个儿媳回家。他的父母除了为他着急外毫无办法——现代，特别是沿海发达的城市，孕育了很多这样的大龄青年。朱月年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时势造人，见多不怪。

因此，朱月年的压力不大。父母最多一句话是：“看到合适的也可以谈一谈！”。

“看到合适的也可以谈一谈！”

不光这句话让朱月年心动，他自己有这样的愿望。只是朱月年的性格内向，他除了每日在电脑上设定公式和数据外，从来没有和外人沟通甚至谈笑。他一年加

起来没有说十句话。如果这方面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那他有可能榜上有名。他与同事间的交流也只在邮箱里：

“阿年晚上去不去逛街？”

“谢！忙。”

“阿年，今晚我做东去卡拉 OK？”

“谢！有事。”

“阿年，请总结一下考勤系统，把一年的使用状况发给我。”

“好。”

他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开始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封闭自己。以前可不这样。

后来习惯成了自然。他几乎成了孤独客，下班时间一到他就到自己的世界：吃饭，上网，睡觉，十年如一日。

十年如一日地呆在电脑前面，像释迦牟尼静坐山洞，影子都坐出来了！

然而，十年前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去中国银行。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他吃完中午饭就去了附近的中国银行，他排着队拿眼睛往里边探看，十号窗口。如果看到了那个女职员，他就压着蹦跳的心老实的排过去；没看见他就中途退回来。

他是心仪一个女职员。

他每次去存款取款本意就是要去看她。说出来也不怕他人笑话——他暗恋上了一个女职员；说暗恋还不太确切，他是被这个银行女职员迷惑住了！像聊斋里的许多故事一样，仿佛这个女职员是个女妖，他中了这个女妖的邪。

在他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谁让他动心了。西施？杨贵妃？任他在网上搜所有美女的图片没有一个能及；任他去翻阅所有东西方的美女图都没有找到一个女人能有这样的魅力。

这个女职员首先一种女性美让他着迷。他看过西方的一些名画，那种丰腴之美简直让他有埋葬窒息的感觉；说那五官端正得恰到好处，粉嫩的脸蛋和下巴，这整张脸到脖子仿佛是一位大师用毕生的精力塑造的雕像。然而再好的雕

塑材料也缺乏生气。这个女孩那灵活富有朝气地做着手头上的事；每根头发都是安顺地蜷伏美人的头上，长长的睫毛轻轻的瞟着如梦一般的眼睛：黑而清澈！隔着那厚厚的透明玻璃都能闻到兰花一样的淡香；那双手白嫩秀柔，指甲光润，每根手指不光修长而圆润，与整个身体一样，丰腴而不肥胖。

玉人！是湿润的上好的纯色的和田玉雕成的人！整个人看上去自然，温顺大方，秀美，还有一种观音的大慈的美！

“来，来……”

每次，朱月年看得发呆的时候，她那美丽的手指轻敲着桌子而提醒前来办理业务的朱月年。

朱月年的魂魄在这个女人的轻敲声里才附体，捏造着要办理的事。有些时候，吱吱唔唔的不知道是取款还是存款，慌乱中，他猛吸一口气，惬意地离开了那个窗口。窗口前的那个铭牌像刀子一样的刻在了他的心里。杜月娥，ZY0368。

天哪！难怪不是凡人，是天上的嫦娥！

朱月年几乎是被这个仙女的整个一身洁衣锦带包裹着——失眠或入梦。他时常捏着那张她捏过的单据，深闻纸上的暗香。他几乎是贴在鼻前入睡。

如果按常理，他接下来就要进攻狂追，不管成功与否。因为追求爱情没有罪。

然而，朱有年没有，他经常入内办理业务或者随便看看。他在这样一位美女面前，拿不出一点男人的气势来。确切讲：他太自卑了！

这样，一来二去，看了几年，人看没了。

接着他在蒸品屋里见了她腆着大肚子进来，身旁还有一位先生：她嫁人了……！

再看见她时孩子已生下来了抱在怀里。然而，虽然生了孩子，她的面容更有一种慈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圣母。更让朱月年痴迷。

有一天，朱月年差点呼吸停止，他几乎看见这位女神掀开衣服喂奶。然而他只看到一个背影及撩衣服的动作，朱月年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的乳房及她吃奶的孩子。

朱月年清楚自己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一种心理障碍。

他从此再也不愿看第二个女孩。他心中的美女全部都死了。只有这个女人，

嫁了人还生了孩子。

虽然这样，朱月年还是想着她。

自从见到这个女人之日起，朱月年就把她当自己的女人了。

他在幻想中和朱月娥上过床，咬过舌头做过爱；他的手指摸过她的手指和头发；他的手指触摸过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这个玉人是他的！这个女神是他的！虽然他很少见到这位梦中情人。

甚好，这个蒸品屋成了朱月年看见到这个女神的最佳场所，运气好每个月都能见上一面。

他看着她的孩子渐渐长大。

上个月，她与她的儿子进来就餐。她儿子背了个书包，已经上学了。

这天，他匆匆吃完饭就从眼角余光打量她。杜月娥衣着宽大袒露出的腿肚子的蝙蝠衣，双臂在拉扯餐盘上的鸡腿时，蝙蝠衣挂不住的那双白玉的手臂依然迷人，只是有些粗壮罢了；还有那黑色的蝉翼般的齐膝裤，袒露出的腿肚子丰满而富有弹性，又让他想入非非。

昨天他终于等到这一天。杜月娥单独一个人进来，眼睛似乎是红的。

吵架了？离婚了？朱月年侥幸地想。

她的男人是个开着大奔的成功人士。现在的成功人士难免要在外面沾花惹草！

朱月年这样想时，忽然心里有了欣喜。

果然，今天她又出现了——她肯定没有做饭！现在更让他发狂是他坐的位置正对着这位女神。这女人哭过的眼睛无意间看见对面男人的眼光。如果是十年前她肯定高傲地躲避他的这种暧昧的眼光；如果是前些天她会无聊地觉得这种眼光平淡无奇。但这时的受伤妇女面对这样眼光，这种眼光里有关怀，有温暖，有刺激及暧昧，就不免对这位男子留了神。

一会儿，对面的女人似乎为他着了迷，发了狂。只见她起身端起自己的茶杯款款向他走来。她每走一步胸部就会颤抖一下，抖的朱月年眼睛花花的，一片迷茫。

“你？很面熟。”女人盯着他问。

“我……”朱月年激动地犯了傻，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是这十年说的话太少了，他无语开头。

“我认识你、杜月娥！”

女人惊愕地笑了笑，那排整齐的牙齿依然洁白，仿佛还吐着芳香。她伸出兰花指，张着嘴拼命想喊出对方的名字，但无济于事。

“我，朱月年。你不认识！十年前，我就认识你。”朱月年尽量把心的颤抖打压下去，语言也通顺起来，话匣子一下在就打开了。

“我十年前在中国银行看见你。我每天都来取款存款，取100存100，别人笑话我，可你没有。虽然有些恼，但还是给我办了。”

“我是为了看你这么做的！我十年来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十年来只回家过一次。我，天天在这里守望着你！”

杜月娥睁大了眼睛，她的心颤动了起来。

“我见过你的老公。特别优秀的一个老板派头。你的儿子从怀里到学步，今年背上了书包。”

“你手上的戒指呢？你闪着刺目的光泽的戒指呢？前几天还看见过。”

女人浑身到处抖起来了。她说两声：“天呐！天呐！……！是这样吗？你为什么不找我呢？跟踪我也好啊！我就住在附近！我的戒指我扔啦！”

杜月娥的眼圈红了。

“离婚了吗？”

“没有，他在外面乱来。”

“那，你要报复他？”朱月年没想到这句话他敢说。

“傻蛋！”女人轻轻地说。

“你真是个傻蛋！”女人的手看靠近了他的手。那双秀美的双手，虽然变得有些粗糙，但是好像没有变样，还是那么饱满。

“傻蛋！”女人咬着嘴唇轻轻嗔骂他。

他抬头，仿佛看见了她叛逆的心；他看见了她眼睛里那些湿润的东西，温柔的东西。

“我要的就这样今天来了吗？”朱月年这样不相信自己。但他还是握住了那

双手捏在自己手里。如捏一朵打开的莲花，从温柔到粗鲁到用力。

双方都感觉到了什么。

“天啊！天啊！你说的是真的吗？”女人再次轻轻的问他。

“你有一身浅黄色的连衣裙，胸脯前有一个紫色的胸针；

你有一身天鹅绒冬装，胸前有红色的心结。

你的左手食指，在2004年3月4日贴了一块止血贴，是切水果伤的？”

“天啊！你怎么知道。你看，隐隐的小疤痕，还在！”

“2005年4月17日，你们吵架了，你的眼睛红肿胀的。你与儿子进来吃饭时问儿子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你儿子说爸爸妈妈都喜欢。你问喜欢爸爸什么？你儿子说爸爸有钱。喜欢妈妈什么？你儿子说妈妈好，后来补了一句妈妈漂亮。你笑的把头昂起来，那头发瀑布一样的散了一肩。散黑了整个屋子！”

“天呐！你每天站到我背后？天呐！你在哪上班？”

“在德盛公司。”

“你是做什么的？”

“电脑工程师。”

“今天休息吗？”

“我可以请假。”

“那你，马上请！”

朱月年即拨了给部门经理打电话说他身体不舒服，下午请假。经理马上在电话里批准了。

这是十年来第一次请假。

没有什么比他的做法更让人感动了。这个杜月娥，似乎欠了他一个大大的人情，她止不住的激动拉着他的手，两个人几乎从蒸品屋是跑出来的。

女人招来的士，直开往城市中心最豪华的酒店马上开了套房，入室。

接下来空气中散满了春天花一样的气息：雌性的花蕊打开了，将花粉散发了整间屋子，吸引着雄性花蕊的打开来，释放出雌雄间的激情。

于是朱月年梦一般被面前的这个女人搂住了，他几乎窒息于这身梦境中的肉体中。虽然他现在闻到的是乳酸味而不是兰花味。

他还是忽然叫起来，冲动起来：他无法控制自己，将自己浑身的力气顶向了这个女神身上。

他早泄了，内裤都脏了。

“天呐！你没有碰过女人？”女人惊讶的问，眼里含了泪光接着双手捂住了脸，“你这个傻子！你为什么？傻等了十年。”

接着女人脱下了自己的上衣，又脱下了自己的裤子，胸罩及内衣……

一个女人的胴体活脱脱的展现在他的面前。

朱月年张大了嘴，他愕然地看着这个一丝不挂的胴体是这个样子：胸前白花花乳房，浑身的肉闪闪的，像眼睛不好使的老画家，夸张的把线条打弯了；那颗乳头怎么不是粉红色的吗？黑色的乳晕爬满了蜘蛛一样的网斑。大腿间长的草也乱蓬蓬的，也不像油画中的裸体那样温顺。

“来吧。十年了，我！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女人。”女人躺在华丽的床上向他伸了手。

朱月年不知道是早泄的原因还是这具胴体欺骗了他的眼睛；还是十年的梦，毫无了神秘之感。

他心里冲动一下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此时的思想像一个酒醒的艺术大师，面对自己的作品一点都不上心。

“是这样的吗？”朱月年问自己的眼睛。十年前她的身体肯定不是这样的。她因为男人开花，结果，而失去了十年前的韵味。除了线条的弧形不流畅外，腹部还有花斑。这是生孩子留下来的印迹？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朱月年第一次见女性的身体，与想象中的差距太大，心动摇了。他的梦好像一个大玻璃瓶装着的，今天瓶子裂开了口子，里边的水哗哗地往外涌，然后就慢慢的干了，玻璃瓶中的灵光不见了。

他呆呆地望着床上的女人，喉结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他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开门离开时还对她说：

“杜月娥，我爱你！”

床上的女人看着离开的小男人，先是惊讶，而后捂着脸哭了起来。

朱月年匆匆地跑出了酒店，叫了的士，回到了出租屋里的卫生间，拧开

了冷水，往头顶上浇淋。

他十年守望梦，就这样玻璃般的落地碎了。

他想：今年，应找个女孩子。该结婚了！

没有爱情的城市

朱月年十年守望的梦成真。当他看到了心中偶像杜月娥的裸体后，恍如梦醒。他觉得自己该找对象结婚了。

他仿佛从魔境中走出来，看见的太阳是那么的灿烂，照着大街小巷。路边的草木都开花引蝶了，办公楼前的木棉花开满一树，工厂围墙边的杜鹃花也红了一片……

家乡院子里的桃花，李花肯定早开过了。应该是满枝满树都结上了果子。朱月年从母亲的信中读到了乡村春天的景象——他心中的春天被唤醒了。

他每天上班不再目无斜视，他看见办公楼的女职员，眼球就跟了去：总机小姐，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似乎还没有发育成熟，胸平腰瘦，似一枚青涩的果子；业务部的阿娟，熟得随时让人想摘下来啃一口的冲动——白嫩，热辣，眼睛里汪着水，对谁都万种风情。朱月年十多年才发现女人有女人的不同，阿娟也称得上一美女！早上，上班时碰见了阿娟，他破天荒地以笑脸想迎，弄得阿娟先吃一惊后，随口冲出一句：朱总工，早上好！

“早上好！”朱月年沉默十年的嗓子终于打开了，好在声音没有变，男中音，带有磁性那种，而且中气十足。话说出来后很让自己满意。他还担心着自己可能会口吃，或者变音；看见企划部的阿兰，朱月年也觉得还顺眼：五官端正，虽然额有些宽大，但这算智慧的额头，看那腰身，走路的姿势也是韵味十足。朱月年少有这样看人，让阿兰发现后感到诧异，点头招呼打破了尴尬。

“早上好！”

“早上好！”朱月年如是说。

他们擦肩而过后，阿兰的目光又转回来，盯着朱月年的背影一直到消失。这让朱月年感觉到了，他心里不知是喜是忧，喜的是有人关注，忧的是人家会把他当作神经质看待。

计算机部的人都聚一室，经理助理李小丽永远受大众的宠爱，她对每位同事都“大哥，大哥”地称呼，让每位工程师心花怒放。

今天小丽将泡好的茶端在朱月年的桌上，朱月年破天荒地起了身，说了句：谢谢！让全办公室的人都投来好奇又友好的目光，仿佛这个朱工程师大病初愈刚返厂。李小丽被他谢谢的话弄得有些束手耳热。好在大家相处久了。很快就适应下来了。

“小丽，你今天真漂亮！”朱月年不光适应了李小丽的茶水，嘴里破开荒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啊！”李小丽兴奋地惊讶问，“我没有哪里不一样吧！今天又没有穿新衣服。”

“你今天才发现吗？”同事陈豪对朱月年说。

“可能是，李小丽一直也漂亮着，我之前没多大留意！”朱月年的话让李小丽捂着脸直发笑。那是害羞的笑，是满足的笑，大伙的脸上心里都有了笑，觉得很新鲜。

不管怎样，朱月年开始注意写字楼里的那些女性，人家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这栋写字楼认识结缘成对的。朱月年自闭了十年，浪费了十年的光阴，他觉得自己有些急了。

但当他对她们的情形了解后，让自己十分失望。只有总机陈春兰没有男朋友。而且，文化层次有些差距，年龄差距更大。因此，朱月年的目标只有在公司外，他开始与同事们去 KTV，去蹦迪，去喝啤酒，去认识更多的女性。他甚至上网去聊天，找友。他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及长相应该不难找到自己的爱情。

如他所愿，朱月年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与同事去吃夜宵喝啤酒时结识了湖南妹肖姗：挺清纯的一个人，眼睛像会说话，很懂人的心。

那天，他们饮了几扎啤酒，双方留了电话。清纯的学生装束及甜甜的语音让朱月年夜不能寐。他试探着给肖姗打了一个电话，对方的话让朱月年如久旱逢甘霖。